

1507

萊陽文史資料

第四輯

萊陽縣志編  
文史委員會

# 目 录

## 事件实录

- 清末莱阳事变..... 朱永起 1

## 名人轶事

- 徐将军留给俺村的形象.....朱得宝口述 朱永起整理 57  
齐鲁大学校长林济青的情况..... 衣志善 65  
孙墨佛先生二、三事.....博文供稿 李介祚整理 67

## 战役亲历

- 解放莱阳城之战..... 尉志毅 72  
莱阳战役中的十三纵队..... 张成仁 79  
莱阳战役中敌方内情点滴..... 李务新 89  
莱阳大捷 收复胶东..... 许世友 90

## 金融古星

- 福顺德银号的创立与发展.....孙弘五 张成仁 95  
福顺德银号哈尔滨分号的兴衰.....李今诤 108  
福顺德银号齐齐哈尔分号.....初人千 112  
福顺德东北各分号情况.....丹 东 115  
福顺德银号两份汇兑额统计表.....吉林政协文史办 116

## 武林纪实

- 名震全国的螳螂拳兴在莱阳.....张炳斗 117

## 业教回忆

- 坚持干部业余教育十五年.....张巨川 121

## 今昔名景

- 莱阳旧八景.....白 监 128  
莱阳新名景.....白 监 136

## 神仙踪迹

- 八仙游览龙门山.....朱永起 145

# 清末莱阳事变

朱永起

清朝咸丰至同治年间，莱阳历经两次大的天灾人祸，乡民始知丰年积谷备荒之重要。1880年，莱阳风调雨顺，庄稼大丰收。为接受上几年无粮度灾的教训，太平社社长曲龙升（又名曲老五，曲士文之父）、永庄社社长于春岭（于祝三之父）、石桥社社长姜尔受联席倡议积谷备荒。在他们的发动下，全县社社积谷，共储粮五千五百九十二石四斗，各社存储，以备荒年赈民。

## 第一章 书院里官绅吞谷 重灾区横征不赈

1883年，城绅于赞扬、张相谟等稟官，将各社所积仓谷全部提入城内书院。1886年，于赞扬、张相谟等怂恿县令傅锷，借粮仓失修防霉烂之名，将积谷变卖，共兑换大钱一万六千七百七十七吊。但是，由于官绅作祟，仅以大钱一万三千零四十四吊三百二十文存入天福当，一分起息。乡民因粮款数额严重不足而不平，由刘芳等乡民到省府控告。省抚张批示：历年所得利息，以三成充书院经费，以七成存储五年，作杂谷之用。徐令竟不遵办。1899年，经某御奏参，徐令革职，天福当封闭。1903年，劣绅王圻、于赞扬等，将天福当所存谷款全部提归公顺、源顺（王圻的钱铺）、福源（于赞扬的钱庄）三号存放。自变价至此时，本利合计应当款数颇巨。但是一万三千零四十四吊三百二十文的存款经过几番变转，仅剩大钱四千几吊。乡民面对官绅勾结，侵吞仓谷之款一事

敢怒不敢言。

1910年3月，莱阳境内殒霜，杀麦殆尽，粮价骤昂。谷子一斗值大钱一千二百文；麦子一斗值大钱三千三百文；高粱一斗值大钱二千八百文；玉米一斗值大钱三千一百文。钱粮涨价，官绅逼捐贪脏，大量的对外赔款（指辛丑条约后，清廷摊在人民头上的大量对外赔款），加之乡民在六年中连续遭受了七次天灾人祸的袭击，莱阳已成为重灾区。乡民少衣缺食者十居八九。但是，莱阳的贪官污吏、土豪劣绅，视乡民大灾大难于不顾，除勒令乡民如数缴纳皇粮国税外，又上下其手，狼狈为奸，假借新政之名，扩捐增税（当时的苛捐杂税有：户口捐每户出大钱30文；学捐全县共收大钱14000余吊；文庙捐全县勒收大钱13000余吊，外加前任罚款2400余吊；房捐，草房每间每月铜元五枚，瓦房每间每月20文；牲畜捐，骡马每头每月100文，牛驴减半；油房捐共收大钱4000余吊，瞎子捐全县每人每年出钱2000文；自治研究会费用，每年需乡民供给40000余吊；巡警款全县30000余吊；戏捐、铺捐每年捐款7800余吊；另外还有不定数额的染房捐、线麻捐、黄烟捐、契纸税、人口税、花生税、钉蹄税及地瓜、芋头、沙参、蔬菜等捐税）。各种捐税合计，全县每户乡民每年至少需缴大钱约一万零五百五十文。官绅逼捐又凶又狠，因官绅暴征而亡者到处可见。莱阳人民，天灾已使他们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人祸又把他们推到了死亡线上。他们呼天不应，砍地不灵，死亡中，猛然间想到了前些年被官绅侵吞的备灾仓谷。于是，纷纷找到了当年带领乡民积谷的曲龙升之子曲士文和于春岭之子于祝三家里，一致要求曲、于二人为民做主，带领乡民请愿官府，讨谷求赈，顶缴捐税。

## 第二章 唐家庵志士盟誓 河头店全民动员

曲士文，莱阳柏林庄村人，家境贫苦。他饱尝了官绅压迫剥削之苦，目睹了贫苦农民的悲惨处境，无比仇恨贪官污吏和土豪劣绅。他刚直不阿，好报不平，深得乡民的拥护。他年逾花甲，阅历深，见识广。乡民要求索谷求赈的举动，他觉得很有道理，天经地义。自己应该代表民意，带领乡民索谷求赈。

于祝三，莱阳梁浩泊村人。他身为社长，家境中资，时常接济贫弱乡邻，官府的苛捐杂税一概为乡民顶着抗而不纳。因此，颇为乡民爱戴，为官绅仇视。他觉得乡民索谷求赈理所当然。所以，曲士文联络时，他便欣然同意，挺身而出。

4月21日(清宣统2年3月12日)，曲士文、于祝三联络了20余名仁人志士，秘密奔到莱阳城西北二十里的唐家庵(今莱阳市柏林庄乡北滕口村北)内盟誓。

曲士文首先讲：县城书院里的积谷是早年各社乡民志愿积攒的备荒粮食，有五千五百多石，后折合款额一万六千余吊。但被朋比为奸的官绅全部侵光。如今，我们百姓连遭天灾人祸，涂炭久矣。官绅不但不赈济，而且还不许我们无粮充饥，无钱缴纳捐税的灾情，凶狠地逼捐勒税。官绅已把乡民逼到了绝路。乡民要求我和永庄社社长于祝三带领他们请愿官府，讨谷求赈，实乃是逼上“梁山”。我和于祝三也觉得：父辈能为民积谷备荒，我们就应当义不容辞地为民索谷求赈。希望仁人志士与我们真诚合作，共举大义。诸位意向如何？

同到唐家庵的20余名仁人志士，多数是贫苦农民和深受乡民爱戴的社长，也有小手工业者、小商人、小知识分子、游民无产者和被剥夺庙产所有权的僧道，以及少数新兴的兼营工商业的中小地主与富裕农民，有些还是早年积谷的合作者和支持者。连年的天灾人祸，使他们都程度不同地遭受了腐败封建王朝的剥削压迫和帝国主义列强欺辱，耳闻目睹了乡民在死亡线上挣扎的苦难情形，从心里觉得贪官污吏、土豪劣绅侵吞积谷，不赈济灾民，实乃天理难容。当听到德高望重的曲士文和深得社人信任的于祝三要挺身而出为民索谷求赈时，都觉得伸冤时刻到，索谷时机成熟。于是，便不约而同“扑通”一声，随曲、于二人跪在唐家庵院内，昂首面北，头顶苍天，眼望神像誓曰：“今天赐我以济民之任，吾必杀尽贪官污吏与诸劣绅。吾今日正卧薪尝胆之秋，故不虚阔谈以欺人，唯实行吾所为。”誓毕，20余名同心者，喝鸡血，同声一哭。表示致死永不反悔。

为使斗争顺利进行，曲士文、于祝三以20余名盟誓的仁人志士为骨干，秘密串联了50余名拥护抗捐的社长，于4月27日二次进唐家庵聚会，决议有三：一、成立联庄会，并推曲士文为总指挥，推于祝三负责联络；二、用“转牌”传达命令，“转牌”所至，每户必出一人参加统一行动；三、一乡鸣锣，众乡皆出。当时就有30几个社长立刻报名参加联庄会。

5月15日，曲士文、于祝三又在大多数社长及骨干力量联络发动乡民的基础上，决定召集全县乡民参加联庄会索仓谷抗捐税的动员。“转牌”传出后，四乡成群结队的乡民络绎不绝，纷纷集结到河头店村(今在莱西市境内)的大庙内外四周。曲士文坚定地站在庙堂门口的最高层台阶上，眼观人山

人海的索谷求赈难民，大声疾呼：“诸位，本县六年七灾，年年闹春荒。我等已饥饿严重，涂炭久日。本有早年的积谷可救民解难，但我们的积谷已被贪官污吏变卖侵吞一光。眼前乡民除忍饥受饿外，还要缴纳增加了好几十倍的皇粮国税。乡民们的这一绝亡困境决非少数人所能解决。非要全民行动不可。以余浅见，如坐等死，不如进衙面官求赈，将地方饥荒灾情，当面禀报县官，想县令乃是一县父母之官，当无问题。尤其仓谷本为我们百姓所存，县官定能清谷款赈民。”

乡民见讨谷求赈，既有联庄会组织，又有德高望重、敢做敢为的人物领导，斗争情绪非常高涨，纷纷赞成讨谷求赈的行动。

曲士文见群情激昂，内心大悦，继续说：“诸位既然赞成此法，当需服从联庄会和各社长的组织指挥。回去后，要办的第一件事是，彻底调查清楚全县共有多少饥民。我们面官时好有理有据以免空说无凭。为此，各社长速通知各村会首详细调查，并需登记成册，以备送县核阅。万万不可糊里糊涂，草率从事，将来无法交代。第二件事是，大家记住，我们的统一号令是“转牌”。“转牌”所至，每户必出一人，立即参加统一行动。”各社长，传知各村会首，赶速调查饥民灾情，并分类造册登记。

### 第三章 县大堂面官请愿 榆科顶拦舆告状

5月21日，联庄会决定带领各社长及乡民代表，进城面官请愿。“转牌”传下后，旋集千余人于城西关帝庙前，携粮袋者约有七百余人。曲士文恐滋事，求赈不成，将乡民就地稳住。他只带30几名社长，打算先见劣绅王圻、于赞扬、张相谟，说明原因，让其清算谷款账目，为民顶捐。社长高西峰阴持两端，暗里捎信给各劣绅避匿。曲士文等不得已，转至县署请愿。衙役见曲士文等数人，先挺枪喝住，后送曲进衙内。旁观者被吓，忙窜出城外，误传曲士文被官府责押。集结在关帝庙前等候喜讯的乡民，听说联庄会总指挥等被押，便在鲁风岐（苗家庙僧人）、曲桂舟（曲士文之弟也叫曲士桂）等人的率领下，如潮水，似洪峰，浩浩荡荡涌进县衙。讨谷、求赈、放回曲大爷的请愿吼声万口一调，惊天动地。县令朱槐之，见事急，忙上堂解说：“仓谷问题属前任与绅士所为，容县衙禀明上府，批复后，当众开示解决办法。”乡民不听朱令愚弄，追问不停。无奈，朱令避退到二堂官厅，请来于祝三、曲士文、鲁风岐让其把乡民稳住再商讨解决问题。朱令见曲士文等控告官吏有理有据，在真理和事实面前，只得连连点头，答应十日内清算谷款。同堂的高大人、叶大人见此，也都目瞪口呆，无言对答。

首次请愿的胜利，激发了莱阳僧道因被夺去寺庙产权而对官的不满之心。5月23日，僧人隆韵大师在众僧道的倡议下，带领百名僧道进衙面官讲理，请求免提庙产，追回已提部分。朱令见按下葫芦瓢起来，一波未平又起一浪，顿觉事情难办，只好当面许允，强逼之下，写下谕单。朱令待僧道持谕单而去，回到后堂，忆忆前天的乡民请愿，想想今天僧

道逼官下谕，又考虑了两次来莱赴任，劣绅权势都大于县令的实情，越想越觉得莱阳是：乡绅难统，民意难违，事情难办，庸官难做。他躺在床上，考虑来，考虑去，想出了个“孩子哭，抱给娘”的妙法。当即翻身下床，将曲士文等请愿索谷、隆韵等僧道要求免提庙产两事电告上府。5月24日，上府派古砚水师营40名官兵，由县衙班头董魁等10名役丁引领奔赴大路庙(河洛乡大路村南)内捕捉隆韵等请愿的僧道。时值，隆韵大师正约30几名请愿僧道聚在大路庙内筵会赌博，通宵庆贺请愿的胜利。他们对于突入其来的剿捕，束手无策，躲防不及，结果33名僧、道、妮姑全部被捕，扭送县衙，分别责押拷打。官府为给曲士文等请愿乡民个“杀鸡给猴看”的颜色瞧瞧，对僧道、妮姑施以惨刑。隆韵等28名僧道毒打得皮开肉绽，血肉横飞。5名妮姑惨遭“连生贵子”(将猪膀胱塞入妮姑阴道内，用气筒打足气后猛力抽出，让人在响声中惨痛)等毒刑，让妮姑的面部、乳房、阴部等性紧区受刑，当即有一名妮姑被刑毙。

僧人被捕惨遭重刑，朱令答应清算谷款之事迟迟不办，使曲士文等带头请愿的乡民代表及社长感到不安，纷纷建议曲士文等带领大家越级控告。5月30日，曲士文得知登州太守文琪来莱阳的消息后，立刻下“转牌”，通知周围重灾社社长50余人，准备面见文太守控告。各社长赶到集合地点，文太守已起程回府。曲士文等50余名社长一鼓作气，生追硬赶，一直追到四十里外的栖霞交界处榆科顶村北，拦住轿头方才递上禀状。文太守阅后，话未说一句，就掷状于地，拔轿而跑。曲士文等又急追至栖霞县境内的太平庄村，再次拦轿递状。文太守骂骂咧咧，又掷状于地。众社长大失所望，愤慨万分。为此，曲士文下“转牌”旋聚乡民四、五千人，决

定二次请愿。朱令闻讯，忙派城汛王风苞等出面调解。富绅姜尔受愿以财产家口保曲士文等无罪。城内40余家商号皆愿盖水印具保。乡民请愿的七项条件：1、革除劣绅；2、清算谷款；3、悉免杂捐；4、清算文庙账目；5、青钱不许折扣铜元（一吊青钱折合铜元一百九十五文，一吊是1000文）；6、巡警不准出城（因他们出城后，到处欺男奸女，抢夺财富）；7、裁捐减税。朱令皆允之，并谕示革除诸劣绅，宣布曲士文等所有请愿乡民无罪。乡民恐朱令应允之后再变，要求立碑为证。朱令也允之。请愿群众见得到结果了，方才欣然而散。有的社长还想酝酿各社，送把“万民伞”给朱令，以此鼓励朱令把好事做到底。

#### 第四章 柏林庄毁灭绅宅 叶家庄破仓分谷

事隔几日，王步清带巡防营进驻莱阳城内，又闻衙役令城内铁匠赶制镣铐数百具备用。曲士文等顿觉形势不妙，事局将要恶化。他们立刻下“转牌”，召集四乡乡民第三次进城请愿。乡民进入衙内，责问仓谷怎么迟迟不得清算？户口税、牲畜捐怎么还不裁减？朱令曰：“皆王景岳所为；官实不知。”请愿乡民遂赴柏林庄村找局董王景岳追问。王景岳闻风而逃。七、八千请愿乡民怒不可遏，吵吵嚷嚷地要火烧王景岳的住宅。曲士文等恐累四邻，让邻居指明边界，伙山伙墙处，俱留不毁，决不准连累良善者分毫，并命人同四邻严守分界。乡民手握大锨、铁扛，砸的砸、掀的掀，顷刻屋塌墙倒，砖瓦粉碎，墙基也挖下二尺多深。曲士文命把王景岳

的屋架、门窗等木料，全部搬到村西河边上，再纵火焚烧。愤怒的火舌冲天而起。随后，乡民又奔至鱼池头村，一把大火又把混在请愿队伍中，一惯阳奉阴违，两面三刀的社长高酋峰宅院烧个净光。

乡民胸中怒火，越燃越旺。6月12日，数千名乡民在曲士文等人的带领下，又奔至叶家庄村屯粮不借也不卖，为富不仁的地主陈裕德家，欲破仓分谷。陈裕德的老婆带着孩子要着赖皮护着粮仓。领头的钱京山(后家疃村农民)见乡民难以动手，便皱眉一皱，稳住队伍，高声说，“曲大爷不是叫我们先来借、买点粮食度荒吗？大家不要急。”接着，他又对陈太太说：“太太，怎么借法，什么价卖，陈大爷和曲大爷在南山上等你去商量呢？”陈太太一听，急忙带着孩子奔向南山。钱京山望着陈太太跑到南山根下爬到半山坡上，立即笑着吩咐乡民破仓，快快挖粮。陈太太爬到南山顶上，见没有任何人在等她，方知自己中了调虎离山计，急忙掉头向村中粮仓望去，只见袋袋仓谷如大风刮树叶一样，飘飘扬扬地被乡民背着，扛着抢走。气得她在南山顶上抱着孩子，坐在地上，手拍地皮，嚎啕大哭。

## 第五章 九里河树旗起义 野湍泊锻造兵器

外逃的局董王景岳得知房屋被焚，派其子王廷兰及劣绅王圻携带万余金，绕道走蛇窝泊、万第镇、南务集（目的是避开联庄会的追赶）到省城呈控曲士文等非为，反映朱令无

能。6月26日，朱令革职。新县令奎保到任。奎保密受鲁抚孙宝琦的旨意就任了莱阳县令，视民愤于不顾，企图在镇压农民运动方面，要出他比朱令还要魔高一丈的本领，妄想用莱阳人民的血汗再领授上司的更高奖封。因此，他26日赴任，27日早晨就颁发“严拿曲士文、曲桂舟（又名曲士桂）兄弟俩”的告示。6月28日，省抚孙宝琦派观察杨耀林带着全副武装的先锋队进驻莱阳。县令奎保更觉得他当县令，上有省抚撑腰，身边有巡防营、先锋队武装力量的支持，浑身是胆。他立即采取兵、役结合的方式，组织了十几个捐税征收队，武力威逼乡民缴纳苛捐杂税。

莱阳城先后两批清兵驻扎；省抚孙宝琦上奏朝廷，下谕官吏，外联帝国军事力量，老谋深算地谋划武装镇压农民运动；奎保又在乡民面前不问青红皂白，摆出杀气腾腾，致乡民于死地的架势，使莱阳的局势更加紧张，急剧恶化。曲士文等联庄会的首脑们也一下子看透了县令奎保、省抚孙宝琦、法部侍郎王埏等封建统治者决心要镇压农民运动的狼子野心。为把斗争坚持到胜利，他们秘密聚会在野淄泊村宫万家中，商议正式起义之事。与会的20几个联庄会首脑，有的主张议和，就此罢休。其理由是：劣绅已革职，又分了陈裕德的谷，目的基本达到，可以跟乡民交代了，还是罢休为善。有的则主张应该象义和团那样，端起枪刀闹起义。曲士文、于祝三引导大家说：三次请愿，表面上是胜利了，可是实际上什么事也没办成；隆韵等僧道议和后，上当受骗，惨遭毒刑；孙宝琦、王埏相互勾结、利用，决心导演一场悲剧；奎保、杨耀林、李安堂又狗仗人势，到处追捕请愿者。我们也不想把事闹大。可是，封建统治者一再地把我们逼上绝路。现在是在是，不起义也是死，起义还有可能争取活的希望。如其坐

着等捕，还不如“登上梁山”站起来斗争。希大家想前虑后，是是和战拿定主意。曲桂舟之妻（曲士文之弟媳）在各位首脑表示态度之前，又猛敲了响锤，她说：“和尚们议和惨遭毒刑，我们都是历历在目。他们的惨遇，就是我们的教训，万万不可忘之怀外。以俺妇道人家之见，不干就拉倒，干上了就要干到底。男子汉，大丈夫，只有顶天立地才能扬眉吐气。”20几名联庄会首脑，审时度势，决心学义和团的样子，走梁山英雄好汉之路，树起大旗，端起刀枪，组织农民武装起义。

7月2日，九里河畔柏林庄村大庙内树起了写有“凭天取”三个大字的起义军大旗。曲士文由北向南下“转牌”发动起义。四乡乡民在联庄会首脑们的带领下，浩浩荡荡地奔向九里河畔。当天，参加起义者就有五、六万人。大帅曲士文宣读檄文（即起义宣言，汪家瞳教书先生，被革武举吕从律起草）。起义者面对迎风飘扬的“凭天取”军旗，喝鸡血宣誓。誓毕，全军同声一哭。哭声似五龙河的汇涨声，象龙门山的林涛声，惊天动地，长久不息。马孝山（马家屯村新兴的小地主）组织的南乡乡民由于区域范围大，一时难以集中。当他带领数万乡民赶到九里河时，全军宣誓完毕。只见他骑着高头大白马，头戴瓜皮帽，身穿黄长袍，外套青马褂，肩背刀，腰插枪，带着队伍，见到曲士文老远就下马，近前时，掀起长袍，跪下单腿，双手端刀举过头顶说：“马孝山率南乡起义者到，敬献大白马一匹，指挥刀一把，请大帅查收。”曲士文急忙双手扶起马孝山，微笑着说：“‘曲’是‘农’字的头，我曲士文当大帅是农民的官，咱可不兴那一套。好小伙子（当时马年方30几岁）进帅府议事去。”说着，亲热地拍了马孝山肩膀一下，手挽手地与于祝三、李寿山（西枣行村）、钱京山、鲁凤

岐、吕从律、宫万等走进帅府。

帅府设在柏林庄村的大庙内，“凭天取”军旗当空飘舞。府内安有一张八仙桌子，一把太师椅子和两条长板凳。曲士文坐在正北太师椅子上，其余将领分坐两侧的长板凳。他们议定：鲁风岐为军师；吕从律为教官；宫万（野漭泊村习武头领）为先锋官；宫殿福（野漭泊村艺技高超的小炉匠）负责锻造兵器。起义军分为四路，于祝三为义军东路指挥；李寿山为义军西路指挥；马孝山为义军南路指挥；钱京山为义军北路指挥。待帅将们走出帅府向全军宣布决议时，站在帅府大门两侧的20名卫士。同呼一个长拍节的“噢——！”声，助威。

军营地设在九里河畔。军师鲁风岐编制队伍完毕，教官吕从律教练阵法。他先教怎样放枪、抡刀、使棒，再教如何冲锋、撤退。先锋官宫万指挥着早已训练有素，号称“百二十名神枪金刚”的先锋军将士，先集体示范，后分散到四路义军中充当训练骨干。四路义军，练砍杀，学射击，习武术，抡铁棒，忽进忽退，训练得如火如荼。

要打仗，就得有军械。手无寸铁的乡民，一下子组织成武装队伍，枪械兵器是个难题，以曲士文为首的起义军首脑们并没有忽视。他们以野漭泊村东的有利地形，筑起土围子为军工场房；以石碾、铁匠炉为兵工厂主要设备；以废生铁、木炭、硫磺、硝为原料，造枪制炮做弹药，锻打大刀、枪矛。负责军工的宫殿福动员儿子、媳妇等全家人抛家弃业，专心组织兵器的研制和生产。（当时制造的大炮是：两个木头车轮中间架着一根粗铁筒子，装进碎生铁块为炮弹，点燃火绳子引火放炮，也叫抬炮。其中有一杆抬炮，1958年前还放在野漭泊村东头，直到1958年炼钢铁时，才被砸碎炼铁了。制造的短把火枪，似手枪，归曲士文、鲁风岐使用的两

支，一直保存到1961年。)为了研制试验新制造的兵器，宫殿福的大儿媳妇烧坏了两只乳房。宫殿福的大马也被炸死。

## 第六章 响水沟活捉马探 鹤山岗袭敌难犯

7月6日，驻扎在姜山镇的清军得知曲士文起义，派出马探侦察情况。四名清兵，化装成乡民顺利地通过起义军的路卡，到达响水沟村。他们在夜间窜进乡民家里，趁其家中只有一少女睡熟之机，堵其嘴捆其手脚，强行轮奸后，又窜进几家民户偷抢财物。南路义军将士闻之，鸣锣集结，围住村庄，堵死街口，满村喊打、抓拿。四名马探被赶得满街鼠窜，蒙头转向，窜到那里，挨打到那里，最后被将士抓获，绑送起义军帅府，用大刀砍死。

登州总兵李安堂闻曲士文正式起义，又增派巡防营配合杨耀林部剿捕起义军。7月7日，巡防营行至鹤山岗。当巡防营的先头部队进入鹤山南蓝家沟底时，突然遭到东路义军的袭击。于祝三指挥着预先埋伏的义军将士，从朱江村、范家庄北、蓝家沟上头、鹤山岗，四周包围着敌人。他们以蜆河为天险，以各个复杂的山头为有利地形居高临下，猛力冲杀。曲桂舟带领一队义军顺着山坡与巡防营厮杀。宫万指挥着先锋军由鹤山岗北坡冲杀向被截在鹤山岗北公路上巡防营的大队人马。因为巡防营的任务是进驻莱阳城，归杨耀林指挥镇压起义军，所以根本没有预料到在未进城之前，竟会遭到起义军的袭击。当起义军突然出现时，巡防营阵容大乱，失去反击能力。包围在蓝家沟公路上的巡防营先头部队士兵，好

多士兵连枪都未来得及端起来，就丧命的丧命，被俘的被俘。截在鹤山岗北坡公路上的巡防营大部，也很快地被义军冲杀成数截，仓惶掉头弃械逃命，窜至栖霞县蛇窝泊镇，军心方才安定下来。

## 第七章 芝东乡三战连胜 马连庄再战又捷

起义军两次与清兵正面激战之后，曲士文等义军将领觉得义军刚刚兴起就与敌人正面交战两次，清政府定不会轻视义军，孙宝琦必定会派大批清军前往剿捕。事如所料，孙宝琦果然增派清军十一协统叶长盛率马步兵数棚驻扎于即墨；又与德国铁路司联络，请求用火车把大批清兵、军火运到城阳车站；还求请青岛的德军总督出巡海舰、鱼雷艇封锁山东半岛的临近海面。

鉴于清军强大，武器精良，义军素质低，武器差，不利于与清军大批部队正面冲击的实情，曲士文命令四路义军化整为零，组合成若干小分队，分散在乡民中间，躲避清兵围剿袭击的同时，瞅准时机消灭清军搜捕的小股兵力。

登州总兵李安堂，见起义军已分散行动，有机可乘。遂命令帮带陈忠训率马步兵数棚分别跟随义军，暗里骚扰追捕。清兵追随之芝东乡的孔家村、道子泊、徐家堡和河头店、于家店等村，分别遭到义军将士的猛力回击。鲁风岐指挥的孔家村战斗，杀伤清兵5名，获得枪械11件；马孝山指挥的道子泊战斗，杀伤清兵7名，获得枪械13件；钱京山指挥的徐家堡战斗，杀伤清兵3人，获得枪械4件。河头店、于家店

的义军将士也都把尾追的清兵打散。

7月8日，曲士文等义军部分将士分散在马连庄周围的村庄进行活动。马连庄村吕保璜（曲士文当会首时，曾与吕有交往）觥言留曲士文进家喝酒，并以甘言慰之，嘱咐不要夜间行动，要防坏人告密，千万别让官兵捉去。曲士文信之不疑，酒后便在吕家休息。吕保璜见面逐渐熟，便走出房间把门锁上，让弟吕瑞璜策马疾驰入城，向王圻告发曲士文的下落。王圻立刻转禀奎保及杨耀林。杨耀林派马步兵160名，奎保派衙役80人，由杨耀林的外甥某弁带领前往逮捕曲士文。

吕瑞璜引领官兵夜行60里，奔至马连庄吕保璜家破门而入，却不见曲士文踪影。官兵认为吕瑞璜在谎报军情，戏耍清兵，故当即枪毙之。官兵借搜捕之名，乘机在马连庄及周围村庄进行奸淫、抢掠。曲士文被吕保璜家中的长工（抗活的穷人）放出去后，鸣锣、撞钟，旋聚西路义军数千名，将这股清兵赶出村团团包围住。清兵认为误中埋伏，如临大敌，慌忙开排枪射击。义军伤亡四、五十人。清军的疯狂并没有吓倒义军将士。他们端着火枪，举着大刀，还有些乡民抡着铁锹、棍棒，都奋不顾身地猛力冲向敌阵。激战一小时，杀伤官兵百余名。杨耀林的外甥某弁被砍成重伤。余者官兵鼠窜回城。这次战斗大捷，义军除获得了不少枪支弹药外，还获得战马十四匹。